



冰美人

电影文学剧本集

12-5.7/58

冰 美 人

(电影文学剧本集)

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封面设计：司徒勤参

冰 美 人
(电影文学剧本集)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9印张 205,000字

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4,000册

书号 10111·1235 定价 0.75 元

目 录

黄河颂.....	刘 思 刘 悦 (1)
青春的舞步.....	王永海 栗蓓安 (77)
冰美人.....	周 肖 方 学 (132)
红娘子	刘京仪 (178)

黄 河 颂

刘 思 刘 悦

滚滚黄河，金涛澎湃。

我们听见一个激情的男声朗诵：“啊！朋友！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，出现在亚洲的原野，它象征着我们民族的精神，伟大而且崇高，这里，我们向着黄河，唱着我们的赞歌。”

俯瞰黄河，浊流滚滚。

热情、奔放的歌声：“我站在高山之巅，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。……”

（旁白）：你熟悉这首歌吗？是的，这是我们民族音乐家冼星海的《黄河颂》。

歌声：“啊！黄河！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，……”

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汹涌澎湃，奔腾咆哮。

歌声：“啊！黄河！你是伟大坚强！象一个巨人……”

（旁白）：让我给你们讲一讲音乐家冼星海的故事吧！
在滚滚的金涛中涌现出字幕：

黄河颂

——音乐家冼星海的故事

第 一 章

一

上海。喧嚣的码头上，万人蠕动，声音嘈杂。

（旁白）：这是一九二九年。二十五岁的冼星海为了学习音乐，要到巴黎去了。

冼妈妈来送星海。她无限深情的眼光在儿子的脸上转，一边用手替儿子整整上衣，一边说：

“漂洋过海的，不比在家。在家千日好，出外半朝难啊！诚心诚意地交几个穷朋友，大家也有个照应。”

星海握住妈妈的手：“娘，我记住您的话！就是不放心您的身体，您怎么生活！”

“孩子，娘的身子骨儿这么好，你不放心什么？我随便找个人家去当佣人，就能有口饭吃了。只要你有出息，再苦，娘也挺得过去！”

汽笛拉长声音叫了一声。

“走吧，孩子，要开船了！”

“娘，我挣到钱就给您寄回来！”

“挣到钱自己拿着上学吧。不用惦记我！”

“娘！”

妈妈两眼热泪，但没有流出来。“去吧，孩子！”

星海跑到轮船的甲板上，挤到船舷栏杆前，向妈妈挥着手。

“娘！您要多保重！”

妈妈迟缓地抬起了手臂，向儿子招了招手，低声地说：“去吧，孩子！”两行热泪夺眶而出。

一声汽笛，轮船破浪出港了。

码头上变得空荡荡地，只有洗妈妈还站在那里——
她那颗慈母的心，让儿子带走了……

二

鸟瞰巴黎。铁塔历然在目。

（旁白）：这就是巴黎。人们说它是“冒险家的乐园”。

繁华的街头。人的洪流，车的洪流，拥挤不堪。

（旁白）：但是，年轻的洗星海来到这个“乐园”里，却象来到了荒凉的沙滩。在辉煌的凯旋门下，在美丽的塞纳河边，有的是失业彷徨的痛苦，有的是贫困里挣扎的辛酸……

寂寞的塞纳河畔，秋风卷起几片枯叶。远处，传来小提琴拉奏的《梦幻曲》，曲调那么悲怨……

（旁白）：我们的星海在哪里？是的，这是世界闻名的巴黎音乐学院。但星海是不能进去的，因为他没有足够交纳学费的钱！

巴黎音乐学院壮丽的建筑物。大门外高高的台阶上，一个俨然象个海军上将的门卫，威风凛凛地来回踱着。

夜——巴黎的夜是诱人的，但是在《梦幻曲》声中，我们却感到那么忧郁。追寻着这忧郁的琴声，我们来到一家餐馆里。

餐馆里可谓热闹异常、座无虚席，侍者忙碌地跑来跑去。在一

个角落里三个中国人，他们都是那么年轻，可又那么慷慨——满满的一桌珍馐美酒。显然两位公子模样的已经醉意盎然了，另外一个穿戴较朴素的姑娘却沉醉在另一个境界里，那是如怨如诉的《梦幻曲》的琴声。

星海在餐馆的一端拉着小提琴，曲声，心情，已融成为一体——但是，《梦幻曲》又怎样能倾诉尽他的满腹酸辛？！

一曲方终，侍者递给星海一只盘子，星海接过后感激地点点头，说声：“谢谢！”便托着盘子朝吃饭的客人们走去。他穿过那些酒足饭饱的人们之间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——连一点乞求的意思都没有；人们也用漠然的态度对待他——不过，大多给他的盘子里扔几枚硬币。星海就这样来到了那三位同胞的桌前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那个打着近于妖艳的领带的公子，醉眼朦胧地看了看提着琴托着盘子的星海。

旁边的瘦子醉意模糊地搭了腔：“要小钱呗！”

第一个说话的公子站了起来，松了松领带，然后上下打量着星海。星海深沉的眼光固执地停留在那人红光满面的脸上。

“你是中国人，你给中国丢了脸！”说着，挥手把星海托着的盘子打到地上——盘子碎、硬币滚，声惊四座。

但是，星海似乎没有被激怒，他站在那里，目光如炬地盯着凌辱他的人。对方显然受不住这灼人的目光，暴跳如雷地喊着：

“我要教训教训你！”

——但是，他举起的手被那个姑娘拉着了。

姑娘怒形于色地说：“李，太过分了！”

星海瞥了姑娘一眼。愤然地扭身就走——连看也没看一眼地上的钱。

姑娘带着不可掩饰的鄙夷神情看了一眼李和那个醉成一堆的

瘦子，跟着愤然离去。

李不无意外地喊道：“你到哪儿去？徐丽！”

但是徐丽已经追着星海跑出了餐馆。

李公子痛苦不堪地揪了揪伏在桌上的伙伴的乱发，伙伴却毫无反应，于是他颓然地坐下了，抱着沉重的头，唏嘘着：

“祖国，我苦难的母亲哟……”

街上。星海夹着提琴大步地走着，但是他再也甩不掉刚才受到的凌辱带给他的痛苦和愤怒。

徐丽在后面追着：“朋友！朋友！”

星海没有回头。直至徐丽跑到了他的身边他也没有停下来。

徐丽一边在星海身边走一边说：“真抱歉，他们喝醉了。”

星海仍然自顾疾走着，“他们有钱到外国来买醉，当然不会丢中国人的脸！”

徐丽找不到恰当的话来回答了。不过，她也不愿再提到刚才的不快。

“我们认识认识吧！我叫徐丽，在士荷兰·港多隆姆音乐学校，学声乐。”

听到音乐两个字，星海站住了。

徐丽接着说：“刚才听你拉《梦幻曲》，好极了！你在哪儿学的？”

“我？”星海脸上掠过一丝苦笑，他扬了扬腋下的提琴，没有说什么。

徐丽由衷地表示：“太遗憾了！”她想了想又说：“哎！我给你介绍我的一个同学，他在巴黎音乐学院学提琴，我们去找他，让他把你介绍给杜卡教授……”

“杜卡？当代三大作曲家之一的杜卡？”

“是他。他在音乐学院任教，这个同学跟他很熟，我们想办法让你进音乐学院！”

“好！太感谢了！”不过他又意识到自己的境况，“可是——”

“学费怎么办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们会帮助你，说不定你还能免费入学呢！”徐丽说着，爽快地挽住星海的臂膀。

“真的？”星海喜形于色地和徐丽走去，似乎想就此走进音乐学院的大门。

但是徐丽又站住了，笑着说：“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！”

“洗星海。”

三

巴黎音乐学院的大门外。高高的台阶上，俨然象海军上将的门卫，威风凛凛地来回踱着，他甚至没有工夫注意那在阶下迟疑的星海。

星海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衣服——外衣的袖子长了几寸。他站在那里多少有些激动，看着这庄严的学府，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。

直到星海走上台阶，“海军上将”才威严地站住了——他居高临下，象是站在旗舰的指挥台上。

“不要再往上走了！”

星海彬彬有礼地站住了，摘下了帽子。

“先生，这是音乐学院么？”

“不错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星海又往上走了两步：“对不起，先生，我是来报考高级作曲班的。”

“你？”“海军上将”似乎大吃一惊，严厉地问道：“你知道什么人才能走进这座大门？”

“先生——”星海刚要准备解释，却被“海军上将”一声粗暴的吆喝打断了。

“躲开！你看谁来了？！”

一辆马车停下。白发苍苍的大音乐家杜卡下了车，拿着手杖走上台阶。

但是星海没有躲开，这越发激怒了“海军上将”——在他看来，这个衣著寒伧的黄种人冒犯了他的尊严。

“躲开！”门卫又冲着星海喝了一声。

杜卡教授站住了。冷冷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门卫毕恭毕敬地接过教授的帽子、手杖和手套——象所有仆人那样驯顺。他就带着这种表情回答说：

“一个黄种人喝醉了酒，在这儿瞎闯。”

“教授！”星海在一旁尊敬地唤了一声。

教授立即向星海伸出了手。“是你，孩子——走吧！”

“教授，他是黄种人！”“海军上将”大惑不解地说。

教授冷冷地瞥了他一眼。“是中国人！而且是我的学生！”说着索性攀住星海的肩。“走吧，孩子！”但看见星海手里还拿着帽子，便示意：“给他！”

“海军上将”接过星海那顶褪了色的帽子，眼睁睁地看着星海被杜卡教授拥着走了进去，他瞠目地站在那里——象在惋惜自己丢失的阵地。

音乐学院的一座大厅里。几位教授在听星海演奏他的《游子吟》。

星海把他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无限情思贯注在提琴上。几位教授都被这朴素、真挚、细腻、的琴音感动了。

杜卡凑近身旁一位女教授，低声地说：“您读过中国古诗么？”

女教授完全沉浸在琴音里。“什么？”

杜卡教授悄悄地说：“我仿佛进入了中国古诗那迷人的意境了——深沉、朴素、细腻、典雅……”

那位女教授却站起身来，轻轻地走向钢琴为星海伴奏起来。

祖国的山，故乡的河啊！你知道远方的游子对你的眷恋么？

慈爱的妈妈，远方的朋友们啊！你们知道我的怀念么？

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！我远离了你们，在你们身旁却留下了我的爱情，我的心……

——“别后不知君远近，触目凄凉多少闷……故欹单枕梦中寻，梦又不成灯又烬……”

“一曲阳关，断肠声尽”。星海缓缓地让琴弓离开了琴弦，但余音袅袅仍在大厅里低吟。

杜卡教授第一个站了起来，走近星海紧紧地拥抱住他。

“谢谢你！孩子，你简直是个魔法师，我们全被迷住了！在我们这儿学习吧，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的！”

那几位教授低声商量了几句什么，然后女钢琴家走过来握住星海的手。

“由于你出色的天才，我们决定给予你应得的奖励——荣誉奖！”

杜卡教授在一旁热情地接着说：“孩子，你完全有权利提出自己对奖品的要求——一把名贵的提琴；一台最新的钢琴；甚至一间属于你自己的琴室……”

星海：“不，敬爱的教授先生们，这都不是我现在需要的。”

“说吧孩子，你希望得到什么？在这里，属于我的，也就是属于你的！”杜卡教授真诚感人地说。

“谢谢您！教授。我现在只需要……”星海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

“说呀孩子！”

星海鼓了鼓勇气说：“我现在只需要饭票！”

“饭票？！”

几位教授异口同声地表示不可理解。

“是的，教授先生们！”星海平静地回答。

杜卡教授重重地拍了拍星海的肩头，说：

“好的。孩子，我们给你饭票！”

音乐学院的一条林荫路上。杜卡教授亲热地挽着星海走着。梧桐在窃窃低语，似乎《游子吟》那回肠荡气的调子还在萦绕。

教授说：“我是被你的气质征服的。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朴素的、善良的，但也是倔强的东方人的性格！”

星海微微地笑了：“谢谢您的夸誉，不过，您应该说这是中国人的性格！”

“对对：——中国！建筑了世界奇迹长城的中国！还有，龙，凤，竹制的箫，抱在怀里的琵琶……可惜，中国的声音让我们听到的太少了！”

“那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近百年来的帝国主义侵略，中国才痛苦地沉默了！”

教授笑了：“啊！你在谈政治！”

“我在谈真理，教授！”星海固执地说。

“音乐和这些无关哪！孩子，世界上只有不朽的音乐，不朽的音乐家——莫扎特、贝多芬……”

“但是，‘音乐是一种通过声音来引起或者表达某些感情的手段。’这句话您以为怎么样？”

“托尔斯泰这句话，可以说是音乐的定义。”

“那么教授，我们应该引起和表达什么样的感情呢？”

教授语塞了。他停下了脚步，指着星海风趣地说：“啊！我还不知道你原来这样狡猾呢！难道这也是你们中国人的性格？”

星海也笑了：“这是中国人的认真！”

教授看着星海的眼睛，说：“你让我想起我们的罗兰说的一段话，‘这是个自由的人，为伟大的信心所激发，虽然人类弃绝他，他在人类中还有着信心。’‘他的目的不是成功，是信仰！’孩子，你的信仰是什么？”

“我相信我的伟大而古老的祖国将会新生，我将为她的新生贡献出我的——”

“音乐！”

“不，一切！”星海坚定地说。

“说的好！孩子，让我送给你一句我们的罗兰的话吧：‘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，必须有心的光明！’。”

透过高高的梧桐树的叶隙，看见碧蓝碧蓝的晴空——万里无云，一群白鸽飞过……

四

空中繁星万点，地上灯火无边。

在一幢一幢的楼丛中，有一座古老的楼房，忽然顶上的一面朝天的玻璃窗被推开，星海探出了身子，他就站在天空、大地、

繁星、灯火之间拉着提琴——贝多芬的《思故乡》。

有人唤星海，听得出是徐丽的声音。

星海从窗口缩回身子——原来这是一间勉强可称为房间的小屋。一床、一桌、一椅、一面盆，就是小屋里的全部家具了，但这已经使房间里拥挤不堪。那张桌子上堆满了乐谱，星海就是站到桌子上探头到窗外去的。当他跳下桌子去开门时，他的头已经挨着房顶了。

门外站着徐丽，她手里提着一包东西，看见拿着提琴的星海，便笑着说：“打扰了！”

“哪里！没想到这么晚会是你。”

“可是这么晚你还在练琴呢！”

星海笑了，“请进吧。不过要小心！”但是他自己一抬头便撞到低低的门楣上，两个人都笑了。

徐丽放下手中的提包，看见星海还提着琴，便说：“怎么，还舍不得放下你的琴？”

星海似乎这才意识到琴还没有离手，急忙把它放入琴匣了。

徐丽说：“我要是上帝，就每天给你四十八小时的时间让你练琴，作曲，钻音乐！”

“就是真给我每天四十八小时也不够，你知道，我的天资差，我的耳朵、手指，还有年龄……”

“还是谈你的音乐吗？你还没有让客人坐下呢！”

于是星海急忙摆正椅子——但是椅子上还放着徐丽的提包，他刚要拿开它，被徐丽阻止住了。

“别忙。你猜这里面是什么？”

星海看看装得满满的提包，又看看徐丽，——他猜不出。

徐丽神秘地打开提包，抽出一件男人外衣。“看，什么？”

星海愣住了。

徐丽把外衣给星海披上。说：“音乐家大概忘记了秋去冬来了吧！这是我们学声乐的中国同学让我给你带来的。”

“这——”星海要说什么。

徐丽又从提包里抽出一条朴素而大方的围巾，顺手给星海围上。

“还不难看吧？”徐丽一边端详星海一边说。

“这怎么可以！而且我……”

星海的话又被徐丽打断了。她从提包里拿出一叠乐谱递给了星海。

星海接过乐谱如获至宝地睁大了眼睛。

“格林卡，萧邦，贝多芬！”

徐丽又说：“还有让你更高兴的事呢，你可以跟奥别多菲尔学提琴了！”

“但是这位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，每月要收二百法郎的学费呢！”

“可你是个幸运的宠儿啊！他照样对你免费！”

“真的？”星海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。他手中乐谱里那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变成了音响——人类在与命运搏斗的强有力的旋律震撼了这间小屋。

星海激动地对徐丽说：“让我怎样感谢你们这些朋友们？想起我才到巴黎的时候，为了学音乐，不得不到理发馆打杂，当佣人去挣钱交学费——失业、贫困、饥饿、侮辱……”他痛苦地低下头。

“唉！还想这些干什么？”

星海猛地抬起了头。“我不能不想这些！如果我忘了这一切，我就会忘记自己怎样学的音乐和为什么学音乐了——音乐，

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啊！你听！”他把乐谱拿给徐丽看，然后挥舞着手臂象指挥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——《命运交响曲》强有力的旋律冲出这间小屋子……

朝天的楼窗突然被推开了，星海探出身来，激动地拉起提琴——人战胜命运的力量越发强大了……

五

在强有力的交响乐中。星海在音乐学院的琴室里弹着钢琴
.....

在强有力的交响乐中。星海坐在天窗下的桌前疾写着乐谱。一盏油灯，灯光摇曳，窗外积雪盈然。星海把执笔的手放在嘴前呵了呵，又奋笔写了下去……

在强有力的交响乐中。音乐学院的一间大厅里，星海指挥着一支乐队在演奏。高大的玻璃窗外细雨霏霏……

人类的意志、力量，终于战胜了命运——交响乐结束了。星海对乐队的人们说：

“谢谢大家。今天我们就排练到这儿，大家去休息吧。”

人们纷纷拿起乐器离席而去。这时有一人过来对星海说：

“杜卡教授请您去。”

星海一边收拾着乐谱一边回答着：“谢谢。我马上去。”

那人又说了一句：“教授在花园等您。”

星海说声：“好！”就走了出去。